

仁智坛

千秋星月耀宣城

■田家凯

在宣城历史的耿耿长河中，一位又一位历史人物，纷至沓来，交相辉映，很多已经镌刻成宣城的文化符号，成为流传千古的历史印记。

让我们暮然回首，去追寻那灯火阑珊处的时代芳华。

(一)

南北朝刘宋文帝元嘉九年(432年)冬，44岁的范晔(398-445年)被贬为宣城郡守。他在任6年，筑庐敬亭山，政余著书忙，“正一代得失”，撰成《后汉书》纪传90卷，列入《二十四史》之一。438年，范晔调任长沙王镇军长史。

57年后，南齐建武二年(495年)，范晔姐姐的孙子，来到宣城，出任宣城郡守。

这个人，叫谢朓(464-499年)。

谢朓是南京乌衣巷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中的谢氏子弟，母亲是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。他年轻时就有名气，与同族前辈诗人谢灵运并称“大谢”“小谢”。

31岁的谢朓来到宣城，就痴迷于以宣城为中心的皖南山水中，在宣城的两年时间里，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，成为南齐一代山水诗的代表，被誉为当世最出色的诗人，“两百年来无此诗”，谢朓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、绝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唐代大诗人李白，是他最忠实的粉丝，李白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

是宣城，成就了谢朓；是谢朓，带火了宣城。谢朓因此又被称为“谢宣城”，后人辑有《谢宣城集》，其中的一首诗《游敬亭山》，使敬亭山的颜值飙升，“宣城谢守一首诗，遂使声名齐五岳”。

从此，宣城，敬亭山，成了历代文人的“网红”打卡地。

如果宣城的山水再多滋养浸润谢朓几年，哪怕和他的舅公范晔一样干个六年；如果谢朓不是年仅36岁就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死于狱中，宣城、谢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能量级别，会比现在更高。

(二)

真正把宣城带火的，是另一个超级大腕。

谢朓死后，又过了254年，历史的时针指向了唐天宝十二年(753年)。这一年，宣城终于出了第一个文科进士，他叫刘太冲。或许是这个刘太冲，重新唤醒了沉睡了二百多年的宣城。这一年秋，李白(701-762年)来宣城首秀，从此，与宣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其实在李白之前，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到过宣城。唐天宝三年(744年)，鉴真大师第二次东渡日本不成，应邀到宣城开元寺演经说法，可能是因为他老人家只是来宣城客串、开个讲座而已，几近被人遗忘。如今，开元寺已不复存在，当年与其共生的开元塔，仍然矗立在宣城市区。

李白第一次到宣城已经54岁，知天命了，也该寻找归宿了。因此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，除短期出游和流放之外，大多在宣城度过，他登谢朓楼、上敬亭山、喝老春酒、游桃花潭……钟情于宣城的山水宣城的人，李白在宣城创作的诗歌，仅传世佳作就有60余首。

是宣城，成就了一个完整的，属于全世界的伟大诗人。李白，是宣城的李白，更是中国的李白，世界的李白。

(三)

李白仙逝19年后，又一位大咖级人物来到宣城，不过他当时还是个13岁的孩子，后来却成长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他叫韩愈(768-824年)。

唐安史之乱后，中原和北方的很多士大夫纷纷到江南置产业、留后路，韩愈的父亲韩仲卿、叔父韩云卿、长兄韩会，也加入了异地购买房产田地的行列，在宣城敬亭山麓顾村置办了田产“别业”。韩愈3岁丧父，12岁丧兄，13岁(781年)时，在老家难以为继的韩愈，随长嫂郑氏来到敬亭山下的“别业”，结束了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是宣城、是敬亭山，收留了韩氏孤儿寡母。

好山、好水、好田、好嫂子，韩愈终于可以安心拜师苦读了，这一读，就是五年。786年，韩愈离开宣城，走上赶考之路，从787年到789年，韩愈连续三次科考不中。无奈，韩愈又回到宣城“复读”。只有宣城是他的风水宝地，792年，韩

愈第四次科考终于进士及第。

羽翼丰满、功成名就的韩愈，从此再没来过宣城。他的侄子韩老成(长兄韩会之子)，在宣城病故，永远长眠在敬亭山下。

现如今，在韩氏当年“别业”附近，修建了“韩愈文化园”。

(四)

或许是受到韩愈科举之路的启发，韩愈考中进士七年之后，唐贞元十五年(799年)，一位真正的“高考移民”来到了宣城。

799年，27岁的白居易(772-846年)投奔在宣城为官的叔父白季康。他到宣城不久，以外地“户口”就地参加乡试，被宣歙观察使崔衍破格选为宣州“乡贡”，白居易由此赴京应试，第二年就高中进士，从此一举成名。

宣城人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白居易，以识才的慧眼发现了白居易，宣城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又一个巨大贡献。

白居易后来任过江州(九江)司马、杭州刺史、苏州刺史，卸任后又到扬州、湖北游历过，这些地方，都在宣城的周边，但他就是没有顺便再回访一次宣城。

不知道当年的白居易是不是觉得占用了宣城的“高考”名额，有点不好意思？

不过他留下的诗篇中，不难发现赞美宣城的诗句和与宣城的情结。

(五)

因为谢朓、因为李白等，也因为宣城、因为敬亭山，孟浩然、王昌龄、王维、柳宗元……一个个当时大咖级的人物，纷纷来到宣城打卡。

诗仙李白、诗王白居易，唐朝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中，有两位在宣城留下了足迹，独缺一位：诗圣杜甫(712-770年)。

杜甫比李白小11岁，而且是李白忠实的粉丝，杜甫还自谦“诗接谢宣城”，爱屋及乌，按照常理，怎么说杜甫也该到宣城来打一次卡，但他一生就是没有来过，成了宣城的一大遗憾！

这个遗憾不仅是宣城，也是杜甫本人。不知道当年的杜甫，是囊中羞涩，没有路费来宣城？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“老杜”没来，“小杜”来补。

“小杜”者，杜牧(803-852年)也。

唐大和四年(830年)，27岁的杜牧随新任宣歙观察使沈传师第一次到宣城。他到宣城，是做沈传师的僚属，我理解是秘书、参谋之类的职务。杜牧虽然到宣城时的年龄和当年白居易来宣的年龄一样大，但彼时的白居易还没参加“高考”，而此时的杜牧，已是进士在身，而且两年了。一个如此有才的进士，却来给宣歙观察使当僚属，而且一当就是三年，可见宣城这地方不一般，当年那位沈传师也不是凡角。

我理解，是宣城对文人的虹吸效应。

离开宣城四年后，唐开成二年(837年)，杜牧带着弟弟再次来到宣城，投奔时任宣歙观察使崔郸，被崔郸任命为宣州团练判官，两年后，被迁官京城，但杜牧就是“赖”着不走，一直等过完春节，才依依不舍、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宣城。

非要呆满六年，才肯离开，可见杜牧对宣城的情感笃深。六年间，杜牧在宣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，仅写城中开元寺的诗就有十余首。

(六)

行文到此，总觉得缺点什么？原来，与宣城有关的这么多响当当的人物，都是“外来户”，或者是交流“干部”，或者是长期“背包客”，或者是“高考移民”，不是宣城本地人。

其实，宣城也是出人物的，否则对不起“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”的美誉。

宣城第一位本土进士刘太冲，他还有个弟弟叫刘太真(730-789年)，刘太冲中进士没几年，刘太真也考中进士。宣城要么不出进士，要出就成双成对。刘太真跟随过陈少游，当过吏部、刑部、礼部侍郎，同样长于诗词，“每出一篇，

人皆讽诵”，《全唐诗》收录其四首诗，这是宣城第一位真正的本土诗人。

只不过，点点星光，哪能敌得过月亮的光辉！直到一个人物的出现，才让宣城本土人扬眉吐气起来。

他叫梅尧臣(1002-1060年)，世称宛陵先生。梅尧臣家境贫寒，16岁乡试不中后，就放弃了“高考”之路，投奔在外做官的叔父，混口饭吃，无奈才华太过横溢，与当朝大臣钱惟寅成为忘年交，与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成了好哥们。直到快50岁(1051年)时，被当朝皇帝宋仁宗诏试，特批了他一个进士名额，总算没有埋没一位宣城籍的人才。

宋仁宗真是“仁”，宣城人民感谢您！

梅尧臣对宋代诗坛的影响极大，被誉为“宋诗开山祖师”。梅尧臣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，就是他发现了一个旷世奇才，这个人才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大文豪都毫不逊色。

梅尧臣在被赐进士出生后的第六年(1057年)，受当年“高考”主考欧阳修之命，担任那一年殿试的考官，在388份试卷中，被其中的一份试卷深深吸引，这是一篇题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策论，梅尧臣爱才心切，将其推为榜首。欧阳修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，将其改为第二名。榜单揭晓时，大家都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本该第一，却被第二的考生叫苏轼，世称苏东坡(1036-1101年)。

举贤是否要避亲？自古以来，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。梅尧臣染疫而逝时，朝野痛惜。文坛盟主欧阳修不仅写了祭文，还亲自为梅尧臣写墓志铭。

(七)

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！知遇之恩，更要报答！何况还是苏东坡。

梅尧臣时期，敬亭山下的广教寺有位得道高僧文鉴，同梅尧臣堪称莫逆之交。梅尧臣逝世21年，宋元丰四年(1081年)，文鉴的衣钵传人景模，想请名人写经，他辗转来到黄州，慕名找到被贬黄州的苏东坡，苏东坡欣然为老师好友的弟子泼墨挥毫，写下《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经》。

苏东坡不愧为苏东坡！他的书法在当朝数一数二，可谓一字难求！之所以愿为广教寺抄经，是为了报梅尧臣的知遇之恩。

为了让苏东坡所抄之经千年永流传，十五年后的(1096年)，借广教寺开建宝塔之机，宣城乾明寺楞严讲院童行徐怀义，将此经文摹刻在两块青石上，分别砌在双塔第二层的東西壁面。

历经千年，双塔依然矗立于敬亭山下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对姊妹塔，属宋塔唐型，在全国独一无二。塔内苏东坡的墨宝，也同样传承为宣城的稀世之宝，为宣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刻上了辉煌的一笔。

(八)

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，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(1031-1095年)，也与宣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055年，沈括来到宣州属县宁国，他的哥哥沈披时任宁国县令，他来的目的之一与韩愈、白居易相似，“复习备考”，但沈括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哥哥治水上，耽误了学业，直到1063年才进士及第。1076年，沈括被贬为宣州知事，在宣三年，一边为官，一边进行科学研究。

看来，做官和搞科研，并不冲突！

在宣城市区，有条“状元路”，这个路名不是凭空捏造的。南宋嘉定十年(1217年)，宣城终于出了第一个状元吴潜(1196-1262年)。我相信，当这个消息从都城临安传到宣城时，宣城肯定是满城鞭炮，满城锣鼓，家家都像过节一样，好像每家都出了一个状元，因为在文化史上地位如此之高的宣城，等待这个消息，一等就是六百年，十个甲子。

吴潜二度为相，二度被罢，忧虑成疾，病死循州。

吴潜与其父吴柔胜、其兄吴渊，为南宋“同堂三进士”，如果不是国运衰落，说不定和眉山“三苏”，还有得一拼呢！

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民族英雄文天祥(1236-1283年)，也在宣城留下足迹。1268年，文天祥出任宣州太守，1270年离任时，特作《劝农歌》勉励宣州乡农子弟。

(九)

自宋朝起，宣城有一名门望族，被称为“宣城梅氏”，梅氏先后出了举人42人，贡士64人，进士18人，朝廷名臣9人，县、州、府知事37人，史、志入传者27人，除了梅尧臣之外，宋代名臣梅询、元代史学家梅致和、明代名臣梅守德、明代剧作家梅鼎祚、清代名臣梅鋗、清代数学家梅珏成、清代画家梅庚、清代文学家梅增亮、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梅光迪等，可谓：宣城“梅”花遍地开，其中有几个重要人物，列出来，那是必须的。

梅贻祚，明代国子监太学生，著名文字学家，有“古代字典体例的开创者”之誉，著《字汇》一书，对《说文解字》作了重大改革，在《康熙字典》问世之前，《字汇》是我国古代唯一完备的大字典。

梅文鼎(1633-1721年)，一生淡于功名仕途，潜心研究数学及天文历算，著书88种，由他创立的“宣城数学派”，闻名海内外，被公认为当时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。另两位是英国的牛顿和日本的关孝和。只是因为梅文鼎不会用苹果之类的东西讲故事，否则也会像牛顿一样，被当今的全世界人知晓。

梅清(1623-1697年)，1654年中举，其后多次参加“高考”，屡战屡败，遂弃举子业，致力于诗书画之道，是“宣城诗派”的中坚人物，“宣城画派”的核心人物，被誉为“明清两代山水画写生之领袖”。康熙初年，一代国画大师石涛来到宣城，与梅清相互影响，风格渗透，此后十年间，“宣城画派”与“新安画派”相互交流砥砺，终结“连理”，称为“黄山画派”，石涛、梅清、浙江被尊为“黄山画派三巨子”，黄宾虹、张大千、刘海粟等都可归于这一流派。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历代宣城人文辈出，不胜枚举，他们是那千秋星月，不仅绽放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芳华，也凝结成宣城特有的文化符号，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光华，光耀千年，直到永远。

“追赶江浙争先江淮”中华学

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

宣城日报社 宣城市委办 宣城作家协会 协办

房前屋后

■王黎黎

等待的心情是焦躁的，焦躁到坐立不安。暑假快要过去了，我在等待上岗的通知。一方电脑，一张书桌，一本书，一杯茶，再泡上半天的工夫，已不能让我安静。

在书房里心猿意马地踱着方步，时而学猫步，但还是让我有种冲出囚笼的欲望，看看天，下着雨，这是八月少见的阴凉，说真的，逛街购物已是昨日黄花了，现在什么东西不是在手机淘宝上一点即到？

无聊至极的我，探身窗外，清新的绿冷不丁撞入眼帘，刚刚被雨水洗过的它们，是那样鲜嫩欲滴，那样富有生机，我呆在窗前，伫立良久，完全被这八月的丰盈惊艳了。

屋后的主人，虽相邻住在一起几年了，但我始终没见过，偶尔见到的是宝马车和电瓶车，极少见到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在院中疯跑一阵，倏忽又不见了踪影。

这家人应该说都是爱静的，这让我莫名其妙地对他们产生好感，喜欢上他们的小院。小院的墙上长满了绿植，蔓延到窗户和阳台。春天的时候，它们开着极小的白色小花，遍布整个墙面，远远望去，倒也不失几分姿色。他们的院子，真正的春天是在门前的栅栏上开始的，那种浓烈芬芳，那等招蜂引蝶，那般花团锦簇，简直是一幅画。

那个季节，最先进入视线的是黄白相间的金银花，它们曼妙地开放在四月的枝头，紧接着是热情似火的蔷薇，然后是粉色，再后来是黄色。蔷薇之后是朝颜，凌霄，紫薇，一茬茬花季，饱满丰饶。

主人从打理它们，任它们肆意疯长，整个栅栏，让这些无序的藤藤蔓蔓纠缠在一起，各色花儿也竞相开放在一起，它们彼此侵略，霸占，撕扯，最后得到完美的统一，制造出出其不意的视觉盛宴，让我这个局外人赏心悦目，用火辣辣的眼光，一千次抚摸，一万次膜拜。

房前呢？是我自己的一方小院，我们没有后屋主人那份随性，任由那些植物“泛滥成灾”。

我们总是有条不紊地策划着，诸如：樱桃树该种在哪里？枣树与桂树是否应成对角线？玉兰花与腊梅放在一起是否般配？兰花开放的季节，是继续放在婆婆的树荫下？还是搬到室内？牡丹身边应该种上芍药更有可比性，不是说芍药赛牡丹吗？我倒要看看它们谁赛谁？

还有，邻家养着三只狗，特别爱热闹，左邻右舍本已是熟悉不过的人，每见之，依然大声狂吠不止，跃跃欲试，抓着铁门一副凶凶极恶的样子。住在前面的老太太曾跟我说，这狗没德行，见生人不叫，倒是看到熟人狂叫！或许，见生人不叫是胆小，见熟人狂叫是亲热吧。要不然，它们整天在院子里无所事事，东溜西逛，实在无聊，偶尔叫叫，也是一种消遣。

不过这几只狗，每晚当主人带它们出去遛的时候，它们便一改白日的狂躁，变得温顺无比，随着主人，迈着梅花步，一步三摇，款款而行，掩饰了白天的所有劣迹，见到熟人，再不叫嚣，而是轻轻摇动着尾巴，显得斯文无比。

另一个邻居家老太太，说话轻言细语，笑起来如春风拂面，很和善，整整在一起住了10年，我愣是没见她出过门，没事就在院里穿针引线。想必，她年轻时绝对是大家闺秀，那一手女红做得也必是无可挑剔。是不是三寸金莲？忘了看个究竟。

资讯一则

黄山市组团到宣城考察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申创经验

8月9日上午，黄山市文联主席蒋凌将带领黄山市政协文史委、诗词学会、文旅局等一行六人，在宣城城市文联主席潘丽华陪同下，来到宣城敬亭山诗词学会考察“诗词之市”申创工作。黄山市考察组参观了敬亭山诗词学会办公场所，查看了申创工作资料，并就申创工作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座谈。敬亭山诗词学会顾问朱恩三、会长陈虎山等参加了座谈。(翟继成)

新诗窗

临江仙·小区夏木

■张阳旭

金桂紫薇银杏树，沿楼平看成行。香樟岁老越高窗。青葱枝叶茂，撑起夏荫凉。

起伏蝉鸣声色爽，一花一木衔香。家园何处不风光！薰风弹律曲，老幼共华堂。



荷叶田田 荷花依依

■本报记者 沈彦 摄